

賈誼新書

改正

一



服部文庫
117
291
1



117
291
1

賈子新書序

余嘗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
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
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
神與之接融融澆澆不知旨之樂之
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

賈子新書序

漢室初造，允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
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
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
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竝議，
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
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溢，而莫測其

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
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萬狀，而莫
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
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
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
守陸公以諠謫，丐長沙，去今十有餘

歲

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於予，予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始出

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詎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

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
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
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沒壅埤墜爾蘇
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
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
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

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
爲醴泉爲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亙萬
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
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
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
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

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
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
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
之長久浚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
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
下於大器所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

傳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
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
公名相字良弼弘治癸丑進士累官
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
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
見其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

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
云正德九年菊月吉且長沙黃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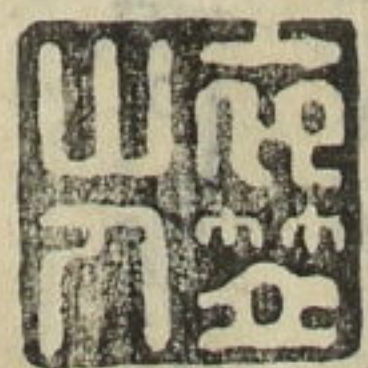
新書序

新書五十七篇今闕其二宋淳熙淳祐再刊刻焉已稱舛
缺明弘治間刻之京師正德中又刻長沙其後李空同亦
刊修焉今所刻者翻正德本也李氏序曰新書非誼自著
後人撫其創草及他篇簡類之稱書焉考之太傅既歿文
帝略用其策殆致刑措之治矣凡誼之所陳說據理要覈
實政指古今示安危辭約而旨遠道大而義雋後悉有驗
故兩漢名臣巨儒尊信太傅佩服其議仰之如瑞星慶雲
鼂錯採其遺策隆景帝之朝綱魏相因其政術佐宣帝之
中興太史公褚先生班氏之輩咸撮其言而作記傳由是
觀之李氏之說非無據也蓋好事之徒區區掇其殘缺倫

類比次表章其書互相流傳以鑽已之官途而其文雄厚其說與雅非陋學俗士之所能辨且其志在採其大要而初不拘拘於其文句是以愈轉愈訛遂至不可讀原版半燼戊申今茲書肆將補刻之請考正予按之異本及史漢之書其所不可讀者皆二史之所不取也因知其紛亂已久矣宜哉宋明雖屢彫刻莫能質之者予亦惟訂其可訂而疑者闕之然尚幸高論妙策歷歷乎其可徵也苟有善通其意者則於經國之德業其有餘資焉

寬政癸丑季秋

平安 福井軌序



賈子新書總評

皮日休曰余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大矣哉真命世王佐之才也惜乎天不祐漢絳灌興謗竟在其道出傳湘沅生自以不得志爲文以吊屈平余謂平雖遭斬尚子蘭之讒不忍捨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宜矣若生之見棄又甚于平當得時捨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胡越矣如適胡越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浚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不計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傅職

保傅

連語

輔佐

問孝 關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城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修政語上

修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 闕

禮容語下

胎教雜事

立後義

目錄終

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賈子新書卷一



漢 雒陽賈誼著 錢震瀧閱

過秦上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

上下篇 筆致誠 舞極有 勁勢如 有反復 離正三 致意非 頓也

賈子新書卷一

四

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遂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

山河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

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
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
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
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
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
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
於鈞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

五非字
作波潤
甚奇偉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
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
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
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
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
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凌弱衆

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併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具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

具字當作守之者異四字

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置置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

若無章而自具章法整而不排肆而亂最無尋

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
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
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僞並起而
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僂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郡
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
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
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
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
已矣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

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身在於戮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兼諸侯山
東三十餘郡修津關據嶮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
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
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
疆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
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
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
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
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

非救非與
相傾與敗

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得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主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必退師安士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揀敗非也

應

戮一
作廢

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其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制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

結尾
細漢

在懷
一
本
未
壯
弱

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
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
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為
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
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
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况
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
之王幼在懷裒漢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龔

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傳歸休而不肯仕漢
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不
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黃
帝曰日中必箕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
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
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
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
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
乎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

為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
豈不靡哉可以為良天下而稱特以為此藉也竊為陛
下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
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
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
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
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

惜本
哭傳作

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
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
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數日之間令臣得孰數
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
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
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
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
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
下臣觀寬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
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空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

是
作是

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為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雖使禹舜復生而為陛下計無以易此為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為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飢

一本國下有固字無審

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雜豈可豫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以令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鏤鄒而子射子自禍必矣愛之固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失於

實無喪而葆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異此

藩疆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覩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為徹

一本無下字

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臣子之勿令趙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大都

數更後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美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

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
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
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
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
楚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
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
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于宇亥之井為
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
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燹一脛之大幾如
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

本傳
國作
慮

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愾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
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
此所以竊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燹也又苦踈整上古曠
字下古曠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
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
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
病燹也又苦踈整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躡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
郎中謁者受臈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王或

賈一書卷一
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
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
之與諸侯臣之與下空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
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
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
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
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
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
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
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

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宫門曰司馬闌入
者爲城且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且殿門俱爲
殿門闌入之罪亦俱弃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
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
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
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
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
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
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
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

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服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

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官室異，則牀席異，則噐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

此品同高下則此品同下加入者品此臨之埤入者品
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紕則品此者損貴同豐賤同謙
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
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
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位人定其心各著
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
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辰
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
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

本傳如知作

本傳過如比著作

本傳完下有則

陛下即不爲千歲之治安知今之亂豈過一傳再傳哉
諸侯猶且入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至其相與持之
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豪立而
服疆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
足以爲禁禦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
代北邊與疆匈奴爲鄰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
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
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
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
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

管子新書

卷一

七

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八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斬去不義諸侯而空其國擇良日立諸侯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遠逃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

按本傳梁即有後患五字為作王後立字

本傳為使作

陽梁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為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奸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為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為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

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衆之財此非有
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刺諸荆軻起兩
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願陛
下少留意計之

賈子新書卷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賈誼傳
誼嘗言天下國家之政
雖陽賈誼著
錢震瀧閱齊
權重且其定於天下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
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之怨
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
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
爲而不爲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宜也甚可謂
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滾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
以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而如意而故構

賈子新書卷二

漢書卷一百一十六
賈誼傳
誼嘗言天下國家之政
雖陽賈誼著
錢震瀧閱齊
權重且其定於天下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
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之怨
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
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
爲而不爲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宜也甚可謂
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滾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
以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而如意而故構

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事畜亂宿禍未在所
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
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乎而不憂其命也宜也其死而
不五美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
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蕪醢耳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
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微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
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
齊為若干國趙楚為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
惠王之分地盡而止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

長沙於諸王事宜為禮

本傳地經作

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
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
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
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無所利焉
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經制一定宗室
子孫莫慮不王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
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
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
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卧

本傳
美作
業

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
 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
 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五美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
 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黃
 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天下即天子
 之位而大臣為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間
 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
 及盧縮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為仇所信反

本傳
人之
間有
權執
制法
四字

而為寇可不恠也地里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
 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
 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
 幼倫猥之數也且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
 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
 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不知所移長此安窮
 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
 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眾理也然至醜駢
 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人主
 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

本傳
制作
用

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醜驛也釋斤斧
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
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爲
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
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
登高則望臨溪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
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熒熒弗滅炎炎奈何萌

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
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
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
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
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熒然後受之
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
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闔晉文公率師誅賊
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
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
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

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人出自刈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

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子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

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
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
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
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噐此善喻也鼠近於
噐尚憚而弗投恐傷噐也况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乎
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係縛榜
笞髡剔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
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
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

本傳
入

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
所以體貌群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
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
衆庶徒隸同黥劓髡笞馮弃市之法然則堂下不無
陛下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
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
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噐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
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
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
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綆

之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
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
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
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
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
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繫面變
容吸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
卧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
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
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

長胡
結及
本傳
容作
若註
曰然
猶然

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
官徒自爲也頑頓無恥莫苟無節廉恥不立則且不自
好苟容而可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因而推之
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
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
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群下也俱無恥俱苟妄
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
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
簞簞不飾坐穢汚姑婦姊妹姨母男女無別者不謂汚穢
曰帷簿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至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整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憲厲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

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